何以“喜欢”？

——评刘醒龙《碧水丹崖于都河》

旁白客

丹崖的“榜书”，离不开丹心的守护。刘醒龙在《碧水丹崖于都河》(2026年11月4日《文艺报》)宏大的长征叙事中，以七个“喜欢”为主线，以“丹崖”为书写平台，阐释藏不住的“个个由衷”，别具匠心。我读出两个字：喜欢。

该文是《文艺报》“长征地标”系列散文之一，篇幅不过6000。于都河，原名贡水。叫贡水时，周敦颐、岳飞、文天祥、王阳明等在于都留下“印记”；叫于都河时，苏区时期，红军与百姓休戚与共。所写第一个“喜欢”，事关岳飞：“由山沟沟里流出来的于都河还不叫于都河时，老百姓喜欢说的是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因盐民起事，岳飞率兵来到于都平乱获胜，击败的所谓“盐匪”全是一些被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的普通百姓。他抗旨，没有对攻下的于都一带进行屠城，而是将部分青壮年编入岳家军，把其余两万多人全部遣返回家务农。第二个“喜欢”，写的是文天祥：“岳飞之后的文天祥，于都人的喜欢则很不一样。”在南宋危亡之际，他在赣南募兵抗元，取得于都大捷。第三、第四、第五个“喜欢”，写的是王阳明：“于都人还有一个喜欢，只不过这种喜欢是藏在心里的。”1517年，心学大师王阳明领兵平定福建寇乱，班师回赣州，路过于都，他看见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平民，心生悲悯，在丹崖上刻下首句“积雨雩都道”的诗，并题写“观善岩”，取《礼记》“相观而善”之意，人与人相互观摩，彼此砥砺，一同向善。作者认为，“这种‘一同向善’的喜欢，既是于都的人文质地，更是大众文化中的一种清流。”第六个“喜欢”，写的是周敦颐：“追究起来，最早在山沟沟里发现这道丹崖并勒石存文的人是宋明理学家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他的《爱莲说》等名篇、名句，“不能不说，后世之人，没有不喜欢这些句子的。”第七个“喜欢”，来自对“白军”的反讽：“对比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红军，白军方面的将帅，无一不是科班出身，于刀光剑影之下，喜欢卖弄几笔文采，唯独在于都和瑞金这里成了意外。”

七个“喜欢”，一条线。何以“喜欢”？我认为，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的考量。

巧妙的构架，支撑着“心怀民生是第一根本”。“碧水”是衬托，“丹崖”关乎心力，并行书写。在勾连七个“喜欢”的同时，以“丹崖”为平台，书写王朝里的“心怀民生”。写岳飞、文天祥题崖壁诗时，感言：“于都人爱说，两代忠臣在于都河畔的同一岩石壁上，留下永不磨灭的榜书。”周敦颐、王阳明也留下崖壁之字，关乎民生的指向。刘醒龙坦言：“可见天下学问，心怀民生是第一根本，其余立业的理想、立功的愿望，唯有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之上，最终的实现才有意义。”面对刻在崖壁之上的“榜书”，作者不禁发问：“既然有文脉昭昭的一道丹崖，丹崖下的大河又早早名叫贡水，却为何还要改名换姓，称其为于都河呢？况且一经叫出，哪怕地理教科书上仍旧标记为贡水，普天之下，个个由衷地将这汤汤河水，声声唤作于都河。”于都河，不是简单的一滴水的叠加，是成长在于都的“河”，也从于都的“个个由衷”翻开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在场的对比，牵动着历史与现实的链条。没有对比，就辨不清不一样的“喜欢”。“喜欢”是百姓质朴的表达，文中尽管一再使用，却无不闪耀着追求真理的光芒。文章的开头，以贡水与于都河的更名予以比对，写道：“这条河原名贡水。/事实上，今天的相关地理名称仍然叫贡水。/因为太多百姓口口相传，这条河才被叫作于都河。”贡水改称于都河，源自“太多百姓口口相传”，暗指的就是“喜欢”红军。以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法军占领莫斯科、拿破仑的窘迫模样，作为“胜利者”的真实写照，与红军从于都开始长征的情景进行对比：“反而是红军离开时，于都的老百姓好像亲人一遍遍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得到的回答，都一样，说三五年就会回来。于是这里的老百姓，等了三年不见红军回，等了五年不见红军回，等了三年加五年共八年还不见红军回，直到等了三年乘五年等于十五年才将红军等回来。”这种对比，加深了对历史纵深感的认知，由“不确定”的“三五年”到加法、乘法算出来的“定力”坚守，回答了红军为什么“不怕远征难”。

深层的逻辑，印证出“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作者以“山沟沟”为喻体代言“人民”的理性选择。于都的“丹崖”，就在“山沟沟”里；长征中许多事关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重要会议，也是在“山沟沟”里召开的。这说明，“山沟沟自有山沟沟的优势，登上山顶，可以环顾海阔天空，深入谷底又能知晓人间隐秘。”红军置身于人民之中，自然深受人民的拥戴，歌曲《十送红军》的创作与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相关考证，《十送红军》的歌词母本源自秦巴山水间。“很多人说，那首在于都河边《十送红军》的歌谣，真的听不得，又真的太想听。听不得是因为每听一次就会泪眼模糊，太想听是因为那歌声里饱含每个人心里最深的情愫。”又笔锋一转，说：“对于热爱《十送红军》的人来说，尽管1934年10月的于都河畔还没有唱响这歌声，但是于都河的每一滴水珠和每一朵浪花所映照的每一声呼唤、每一次挥手，除了这旋律，再也没有其他。”文中多次强化《十送红军》的人民性，揭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核心要义。

于都，是长征的起点，也是长征的窗口。从始点，看全程，“从山沟沟里出发的长征”，看“中国人民的胜利之路”，正如作者在结尾所言：“九十年后再看，长征的伟大，更是由于它宣传和传播的，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精神。”我相信这种“喜欢”，恰恰在于寓人民之“真”于文风之“真”的平实与坦荡。



林下晴光 李中摄

□散 文

一脉春申，淮南与上海的古今羁绊

朱振华

淮南坐落于安徽中北部、淮河中游，素有“华东工业粮仓”“火电三峡”的美誉。淮南文脉绵长、古韵厚重，七古风物名扬四海：传世典籍《淮南子》流传千古，武王墩、刘安墓、廉颇墓等古墓群静静伫立，古老的淮南虫化石镌刻生命奥秘，寿州窑遗址、茅仙古洞、寿春古城、安丰塘，每一处遗存都诉说着岁月沧桑。历史上，寿春古城三度为都，是楚国后期郢都、汉代淮南国国都，也曾是汉末袁术称帝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淮南，千年风华，道不尽、说不完。

上海屹立于长江入海口，是我国重要的海上门户，这座常住人口约两千五百万的超级都市，稳居长三角经济圈龙头地位，集金融、贸易、航运、科创核心功能于一体，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追溯文脉，春秋战国早期，上海隶属吴越之地，吴楚大战后归入楚地。北宋年间，朝廷设立上海务管理港口贸易，“上海”之名由此诞生；元代正式置上海县，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历经近两百年沧桑迭代，一座繁华的国际都市，已然巍然屹立于黄浦江畔。

前世：沪上原为淮南远郊

时光回溯两千余年，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早已在岁月里结下深厚渊源，彼时的上海，竟是古寿春属地遥远的滨海一隅。

《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地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楚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黄歇主动让出淮北封地，求封江东，并以吴墟故城为都。彼时的江东，囊括如今的上海地域，这片江海之畔的荒僻渔村，对于楚都寿春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千里远郊。

《史记·楚世家》亦有明确记载：“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二十二年与诸侯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曰郢。”正史典籍再次佐证，春申君的封地囊括吴地，今上海全境皆在其封地范围之内，在当时，只是楚都寿春一处偏远的边境之地。

《战国策·楚四》记载，楚考烈王久无子嗣，有人劝谏春申君：“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为保全相位与江东封地，春申君最终采纳谏言，进献女弟于楚王，由此守住了江东这片广袤封地，也稳固了楚地东南疆域的格局。

如今上海的城市别称，更是两地同根同源最鲜活的佐证。战国末期，楚考烈王将苏南、浙北及上海西部等江东吴地尽数封予黄歇，因春申君的封号，这片土地自此有了“申”的称谓，上海“申城”的别称便由此而来。近代上海知名报纸《申报》、本土老牌球队申花足球队，还有如今上海的春申公园、春申路、春申湖、春申站等，一个个文化地标，都是后世缅怀春申君、传承楚地文脉的最好见证。

家喻户晓的黄浦江，其得名亦源自春申君黄歇。《说文解字》释“浦”为水滨、通江达海的河道，所谓黄浦，便是黄歇浦、黄家浦，是相传由黄歇疏浚治理的通江河道。后世口口相传，渐称其为黄浦江，沿用至今。

今生：闵淮结对共生荣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两千年前，寿春是楚地核心、一方重镇，上海仅是滨海荒郊；两千年后，上海跃升长三角发展龙头、国际都市，淮南依托深厚底蕴转型提质，两地角色悄然更迭。

自2000年起，依托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上海闵行区与安徽淮南市开启长期结对帮扶、双向赋能的合作篇章，两地秉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理念，跨越千里携手同行。

闵淮之约，根在春申。上海坐拥黄浦江、春申路、春申文化广场等城市印记，淮南留存春申大街、春申府、春申湖与黄歇古墓，两座城同奉春申先贤、共承楚地文脉，千年羁绊从未断绝。

产业携手，协同共生。两地共建闵行—淮南科创产业园，精准承接上海新材料、汽车零部件、数字经济等优质外溢产业，助力淮南产业转型升级；同时鼓励淮南本土资源型企业入驻闵行设立研发中心，依托上海科创高地优势，反哺本土产业创新，形成双向赋能的产业发展格局。

人才互通，聚力赋能。两地搭建常态化人才交流平台，互派干部挂职锻炼，分批组织年轻干部、招商骨干赴闵行跟班学习、汲取先进经验，同步开展创业培训、技能提升等专项工作，以人才互通激活两地发展活力。

民生携手，温暖同心。教育领域，淮南一中结对闵行中学、淮南二中牵手七宝中学，名校联动开展联合教研、资源共享，助力两地教育提质增效；民生保障领域，淮南绿色农产品进驻上海展销中心，让淮南好物走进魔都万家；医疗领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全面托管淮南市中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惠及两地群众。

文旅相融，文脉永续。两地深度挖掘春申君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山水风光、人文古迹、城市风貌资源，推动长三角文旅线路互联互通、品牌共建。

一边是科创引领、繁华开放的上海闵行，一边是古韵悠长、转型奋进的安徽淮南。这条绵延两千余年的春申文化纽带，终将持续牵引两地深度协作、双向赋能，书写区域协同、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诗 歌

新征程的畅想

孙登科

家因情而古意盎然
情因家而眷恋缠绵
情感厚重的人
视家为温馨的港湾
在岁月的琴弦上
情与家互动悍然
底蕴的延续
还新一代人怡情暄暖

在共同的相伴中
把爱的凯歌奏响
以雄浑的铿锵旋律
展现出生活的丰盈
绽放出欢乐的笑颜

岁月宛若一部书稿
一天天地写着烟火日常新篇
情深意长地筑梦 追梦
在新长征的路上
踌躇满志地登攀
直至圆梦的峰巅——
祖国繁荣富强
居家小康美满

初心是根脉 使命是情感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以强烈忧患意识
自我警醒完善
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作为祖国母亲优秀儿女
爱国爱家 我们风雨如磐
为了不遭外敌侵犯
为了捍卫母亲的尊严
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以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
以赴汤蹈火的攻坚克难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正是以这种襟怀
以忠诚的爱心 火炬信念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朝气蓬勃发展——
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
承载着近代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夙愿
用我们锐意进取的不竭力量
开拓出新的辉煌
续写着新的篇章
实现全体中华儿女复兴梦想
这就是我们义不容辞赤诚担当

号角声声，昂扬嘹亮
在新征程路上
各美其美，捷报频传
致敬伟大祖国母亲
当我们展示960万平方公里
波澜壮阔的巨幅画卷
她的宏伟 璀璨 刚强
怎不令举国上下欢欣鼓舞
14亿人民笑逐颜开……

□诗 歌

初冬亮剑

徐满元

刚一立冬，冬天
便迫不及待地亮出
那把挂在腰间
名叫寒冷的剑
是想割断自己
与跟温暖尚存
暧昧的秋的联系
还是给万物一个
始料不及的下马威

难怪那些和秋天
据理力争了许久的黄叶
像被吓破了的
胆汁，洒了一地

很快，那闪闪剑光
被阵阵寒风转译成
朵朵飘舞雪花
喋喋不休地讲述着
途中所遭冷遇
憨厚的大地，一边听
一边逐字逐句记录
竟也一页页摞成眼前
那厚厚的一本

□散 文

寿州城下，那棵老梧桐

赵 坤

深秋，丝丝缕缕的云在蓝天下飘荡着，无声无息。周末信步闲游，不知不觉行至通淝门外。通淝桥横卧在护城河上，河水收敛了盛夏的汹涌，流速变得舒缓沉静，微绿的波光倒映着灰黑色的古城墙。

桥面上车流不息，往来穿行，而行人则沿着桥边缓步慢行。几经翻修的通淝桥，石质栏杆上雕满了繁复细腻的复古花纹。

站在桥头回望古城，通淝门城楼巍然矗立，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城楼檐下，一排排红灯笼高高挂起，在秋风中轻轻摇晃。脚下条石被过往车辆和行人碾磨得发亮，泛着幽幽冷光。行至此处仿佛进入时空隧道，一头连着楚都的辉煌旧梦，一头连着现代烟火日常。

继续往南，桥头下一株硕大法国梧桐静静立着。旁侧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缓步走到树下，树干粗壮得要几人合抱，树皮斑驳脱落，呈现出灰白、褐棕交织的纹理，像老屋剥落的墙皮。枝丫处绳子勒痕定是孩童荡秋千的杰作；那块褐色疤痕，想必是当年旧城改造时，斧锯留下的印记。剧痛早已淡去，唯有疤痕像一枚岁月按下的掌印，永久嵌进生命里。

此时庞大的树冠已染上秋色。阳光落在薄薄的掌状叶面上，晕开一层赭红与浅黄。风起时，便有三三两两的枯叶打着旋儿飘落，有的坠入护城河，随波轻荡，有的落在通淝桥的石栏边，发出极轻的声响。它们终将被车轮碾碎、被行人踩踏、被风卷进角落。

可若静下心来，弯腰细看，便会发现这些落叶的叶脉纵横交错细细密密，在阳光里清晰可见。它们春天发芽，夏天生长，沐浴着阳光，也接受风吹雨打。

呼啦——呼啦，一阵扫帚刮过石板的声音由远及近。转头望去，一位环卫工正清扫着落叶。橘黄色工装，身形清瘦，发白的头发被风吹乱，布满皱纹的双手稳稳握住竹扫帚，挥动双臂，一下一下，将树叶收拢成堆。

我走近问道：“大爷，这老树叶子落得多，每天得扫好几遍吧？”他停下动作，直起腰，眼神里闪过一丝柔和：“是啊，深秋了，叶子总要落的。”说完仰头凝望着老树。良久之后，和我说起了当年官亭街片区改造的一些往事。

他告诉我，当年拆迁队用红漆给树刷了记号，推土机也已开到树边。街坊们得知老树将被拔除，就写联名信到拆迁办反复反映诉求。张大爷拉着赵主任，说着说着红了眼眶；小杨当场承诺以后负责养护；李大妈干脆搬了个凳子坐在树边，不让推土机靠近。

后来，听说在县政府干预下，新规划做了些调整。以这棵老树为起点，沿着河边往东建一片景观带。有红梅、广玉兰、石榴等各种花草树木，有回廊、凉亭等。并且还特意在老树旁边种下三棵梧桐树。如今，这里已成了寿县一道独特的风景。

说完，他顿了顿，目光落回斑驳树干上：“小时候的夏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树下粘知了，荡秋千；老人们则在树下石桌上打牌、下棋、纳凉。人看着树一年年长粗、长高，树也看着一代又一代人，从孩童走到垂暮。真把它拔了，大家总觉得心里空了一块。”说完又低头扫起落叶，动作却轻了很多，仿佛怕惊扰了树根下的旧梦。

我又问他，这树多少年了。他拿扫帚柄指着新建的官亭街：“我爹说他小时候这棵树就在这了。城墙、城门楼子都翻修过，就这树没人动，”他边说边把树根附近几片刚落的叶子轻轻拢起，装进身后环卫车，继续往前。

望着他的背影，再看这树，我没再往前走，伸手摸了摸树干。它，隔着一湾护城河，与通淝门对视，看城楼上的红灯笼换了又换，看通淝桥上的行人来了又去。唯独自己就这么站着。

我在树下站立很久，心里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西沉，通淝门的轮廓在余晖中愈发古朴，护城河的水泛起金光，老梧桐的枝丫在风中轻摇，叶儿一片片落下来，落得轻、落得静。

暮色一点一点压过来，叶片融在朦胧的暮色里已分不清哪一片是哪一片。环卫工推着车上了通淝桥往城里去了，扫帚声渐渐远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老梧桐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叶子还在落。

景观带里的红梅、石榴都还小。三棵新栽下的梧桐树也还细。它留下了，可官亭街的旧街坊都已散进城里各处。等到明年春天它还会发新叶。可今夜，它只是站着，哪儿也不去。